



—

“人体躯干分胸部、腹部，再下面叫什麼部？”

艾大哥坐在副驾驶座上，嘴里说着，却目不转睛地紧盯住对面的杏林诊所。

司机麦克在驾驶座上诡异地笑，目光睽巡在艾大哥脸上和杏林诊所门口。他知道这谜语带色，但想不出谜底。

麦克是杏林诊所的B大夫请来接送看门诊的病人的司机。麦克开他自己的车，接送一个病人五美元，每天现金结账，这是洛杉矶一地华人这一行业的市价。他记得前天去一个老人公寓，那是第一次接送艾大哥，他打电话告诉艾大哥，车子到门口了。一会，一位老太太搀着一位老先生慢慢走出来。老先生满头银发、满面红光，只是背略驼。老太太搀扶老先生一边上车一边再三叮嘱他说，八、九十岁的人了，小心。

昨天和今天，艾大哥自己请麦克开车到杏林诊所。艾大哥今天没下车，和麦克说是坐十分钟就走，车资十块。艾大哥就这样呆坐着，说了谜语后就没再说话，十分钟里，他目不斜视，盯着杏林诊所进出的人。麦克寻思不出所以然，不觉脑海浮现出前天在杏

林诊所送艾大哥回家时候，艾大哥上车的动作出奇地轻快，看不出来是要老太太搀扶的老态。后来，艾大哥在车上还哼起歌。而昨天，艾大哥从杏林诊所出来上车的动作，夸张点，说得上“身手矫健”，哼的歌调更是轻快、愉悦。

麦克对老先生的行为已经百思不解，再加上谜语，脑海都是解不开的结。

“回去吧！”艾大哥甩出第二句话。路上他没哼歌，一直板着脸。

“知道谜底吗？”艾大哥下车前说了第三句话，跟着也不管麦克反应如何，自顾自说，“干部！”

二

艾大哥在客厅沙发上貌似闭目养神，前天在杏林诊所看B大夫情景却像电影一幕幕浮现眼前。

B大夫耳顺，头发乌黑，柔细地在脑后挽起大小适中的发髻。两道蛾眉黑如徽墨，眼睛顾盼间，传出职业的睿智和女人的风情。她的身材，论各个侧面，在街上回头率不敢说多，但肯定有。

“艾大哥，最近感觉好

吗？”艾大哥初诊，B大夫自然是问得仔细也查得详细。性事是老人健康的要点之一，B大夫也不厌其烦问了。既是大哥，又久经沙场，艾大哥也推心置腹说偶尔一次，兴致不高。

“用则进，不用则退。”名言在B大夫嘴里说出来力度就不一样，还无可厚非。

“……”艾大哥无言，不过他信。

B大夫的右手拍拍艾大哥的左手背，似是叮嘱、似是鼓励，最后却突然抓住了他的左手。

温热、滑腻的感觉从左手传到身体的时候，成了艾大哥久违的激动，像一股热潮席卷全身，血脉贲张，闪过的犹疑顷刻间被激情冲得无影无踪。

“这里？”言简意赅，没有年轻人的羞涩。

B大夫含笑点头，没有女人的矜持。

艾大哥站起来一步走向B大夫，揽起B大夫，宽衣解带。

诊室像一个顽皮孩子窃窃偷笑。墙壁的白色，像人作深思时没了血色的脸。

艾大哥像游进了大河的蛟龙，左冲右突、翻江倒海。

B大夫像一列超载的火车，吭哧吭哧喘气。

B大夫很享受性爱。她的伦理、她的职业操守，早已烟消云散，唯独肉体 and 感觉在享受。她讨厌做作，喜欢爽直。当然，她也喜欢钱。钱、色是她的性。她任凭自己的肉欲纵横闯荡，她任凭自己的心窍颠三倒四。她不要性爱殿堂，她只要性。

艾大哥记得第一次看B大夫后，自己上车的动作出奇地轻快。艾大哥也记得当晚自己兴奋得难以



成眠，差点让老伴误会他神经出了毛病。

第二次，也就是昨天，艾大哥在诊室等B大夫。B大夫一入诊室就关上门。两人谁是饿虎谁是羊，谁久旱谁逢雨，都不重要，两人撕扯着，直奔巫山。

艾大哥在沙发上移一下身子，裤子勒得不舒服。浮现在眼前的，是他自己昨天上车时的矫健身手。艾大哥有的是世故，懂得他没什么可以让B大夫倾心，除了身子。不过，他想证实一下。

早上，他在杏林诊所门口逗留十分钟，为的就是要证实自己的想法。艾大哥眼前出现一个壮汉，进出诊所的人不少，他独独注意到这壮汉。理由说出来恐怕很无聊，艾大哥知道这不成理由的理由只是他自己的感觉、他的假设。但是，他知道自己的感觉没错。因为这壮汉走出诊所的举动神态像他，轻快、愉悦。虽然艾大哥有心理准备，但两天来的好心情还是给击溃了，心一下凉了，歌也没哼了。

艾大哥的电影过完了，心倒平静了，长长的嘘了口气，在沙发上耸耸肩、挺挺胸。他很明白，浅层次、一次过的性爱是动物性的。动物为了传宗接代，人为了利己。性、爱是鸡和鸡蛋，孰先孰后很难说明白。但是，性、爱的相依相生、相互推动是人所有的。痴迷地做性奴，不是他所想。他决定不再去了。

“干部”，艾大哥也知道这个谜底不大科学，更不通，作笑话算了。

零字的妙用

(小品)

树 立

语文课上，教师在向学生谆谆善诱：“咱们国家虽然有五千多年厚重的文化积淀，但应该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，不断推陈出新，发扬光大，与时俱进，与时代接轨……比如这个‘零’字，原来只是一个表示数的空位的词儿，现在就行生出很多很多新的词句，新的用法了，这是过去所没有的。你们能结合具体实际，举出一些例子吗？”

学生甲马上举手：“老师，我爸今天给我的零用钱少了！”

老师摇摇头：“零用钱？这个词太老了！一点新意都没有！”

乙：“老师，我妈不让我再吃零食，说再吃就成了个小胖墩了！”

老师还是摇头：“一样！都是一样的老词老调，没创意！大家注意：应该动脑筋，要有新的思路才行！心里老记着零钱和零食，这样能学好功课吗？”

丙：“老师，我们的国足老是吃零蛋！”

老师（点点头）：“有点意思！有点意思！虽然这吃零蛋也是个旧词儿，但用在这里就有了点时代气息了，不过……”

丁：“老师！把吃零蛋改为零进球好不好？”

老师：“好！很好！这一改就不一样了，就完全是现代语言了！”

戊：“老师，我爸从去年以来一直找不到工作，零就业！”

老师：“好啊！这回真正切入主题啦，和现代接轨了！”

己：“老师，我叔的工资连续三年都是零增长！”

老师：“很好，很好！这才是与时俱进，与时代接轨的用法！大家接着讲，接着讲！”

庚：“老师，有一天我们全家去饭店吃饭，店里承诺吃白斩鸡零消费，但规定要先点另外三个不值钱的菜，（数着手指数）一个是老少平安（麻婆豆腐），一个是三月清明（豉汁排骨），还有一个是碧绿翡翠（白灼菜心），一共要收399元……”

辛：“老师……”

庚（瞪了辛一眼）：“你急什么，我还没说完呢！老师，你看这零消费不是明摆着在骗人吗？后来我爸把这件事向有关部门投诉，他们的领导说很重视，一定要严肃处理，但后来是不了了之，零跟进！”

辛（有点害羞，但掩盖不住喜悦）：“老师，我和我的女…女朋友已经约好保持零…零距离的……”

壬：“老师……”

老师：“好啦好啦！不再说了，看来这个零字的用法你们已经学会了。噢！（望向不发一言的学生癸）你怎么不发言呢？谈谈这一堂课的体会和收获也好嘛！”

癸：“老师，大家讲的我还没听懂呢，这节课我是零体会！零收获！”